

日本東京及大連圖書館 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序

胡 適

淮縣孫子書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國小說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績的學者。他的成績之大，都由於他的方法之細密。他的方法，無他巧妙，只是用目錄之學做基礎而已。他在這幾年之中，編纂中國小說書目，著錄的小說有八百餘種之多。他每記載一種書，總要設法訪求借觀，依據親身的觀察，詳細記載板刻的形式與內容的異同。這種記載便是為中國小說史立下目錄學的根基。這是最穩固可靠的根本，因為七八百年中的小說發達史都可以在這些板本變遷沿革的痕跡上看出來。所以孫先生本意不過是要編一部小說書目，而結果却是建立了科學的中國小說史學，而他自己也因之成為中國研究小說史的專門學者。

他在北平所覲見的小說，已很多了。但他還不滿足，所以去年九月到日本去看中國小說。專為了看小說而渡海出洋，孫先生真可算是中國小說研究史上的哥倫布了！

他在東京工作了兩個月，又在大連工作了五日，都是專心一

來在國內都沒有古本子，所以我們都無從試探他們成書的歷史；現在有了孫先生所見各種古本的記載，這種研究都可以開始了。我們試回憶十五年前，我們討論中國短篇小說，只能用一部今古奇觀作例子；十五年來，「三言」「二拍」與「古今小說」都先後出現，我們方才明白短篇小說在當時發達的狀況；而這些書的保存與出現，都靠日本宮廷與私家的收藏。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做了中國舊小說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這許多的舊刻小說，我們決不能真正明瞭中國短篇與長篇小說的發達演變史！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方才可以了解孫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說的使命的重大。

試舉隋唐演義一書為例。國內通行之隋唐演義皆是增入覆重編之本。近年始有人注意到林鶴年的隋唐演義。但因為這兩部書的內容太不相同了，我們竟無從明瞭他們的因果關係，也不能知道唐人覆怎樣將從一部很幼稚的通俗講史變成一部很有文學趣味的小說。但我們讀了孫先生的書目，自然會明白隋唐演義的歷史了。孫先生在日本所見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上宋刊的兩種三藏法師取經記和龍谷溫先生印行的吳昌碩西遊記雜劇，從此西遊記的歷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實物的根據了。隋唐演義與封神傳等書，向

中國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 錄

- 日本東京及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序 楊 適
方言研究之最近的進展 邱常培
圖書中唇音的開合問題（續集） 徐天民
「中國天下莫能與」的又一解

的總評裏列出此書之前尚有一種「舊本」，大概是當時說話人所演講。後來合取市人話本，稍加增改，作成此書。這是隋唐演義的一個最重要的版本。

我們試再兩用隋唐演義的人類自序，看牠說：

隋唐志傳題自羅氏。雲鶴子林氏，可謂善矣。然始于隋宮剪錄，則諸多謬略；張晏館錄唐事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觀者惟有疑惑。昔鶴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載隋煬帝朱貴兒唐明皇楊玉環再世因緣事，殊新異可喜。因與商酌，攝入本傳，以爲一部之始終關目。各之遺文絕史而始廣其事，編之窮幽懷遠（此指書中末問的隱語故事）而已竟其局。其闕詞略有補之，零星者刪之，更取當時奇趣雅韻之事點染之。卷或一集，順改善觀，帶手敘述他的版本的來歷，本是復忠實，很明白的。然而我們若不會讀孫先生所記載的各種本子的內容，我們就不會看懂這一段自序。因為我們既不懂得序中說的「遺文」即是隋史遺文，也就不懂得袁子才和選部書的漏譖，更不知道鶴壁本與外灘本的關係。現在我們有了孫先生記載的材料，方才可以推知隋唐演義的演變史大概是這樣的：

- (1) 雜錄谷編的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九十節（嘉靖癸未年刻本）
(2) 余應繁編的唐書志傳八卷（余氏三台館刊本）
(3) 姑孰陳氏尺牘齋詩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十九節（萬歷？癸巳刻谷唐氏世德堂刊本）
(4) 張文長評唐書志傳演義八卷九十節（萬歷庚申武林康祿齋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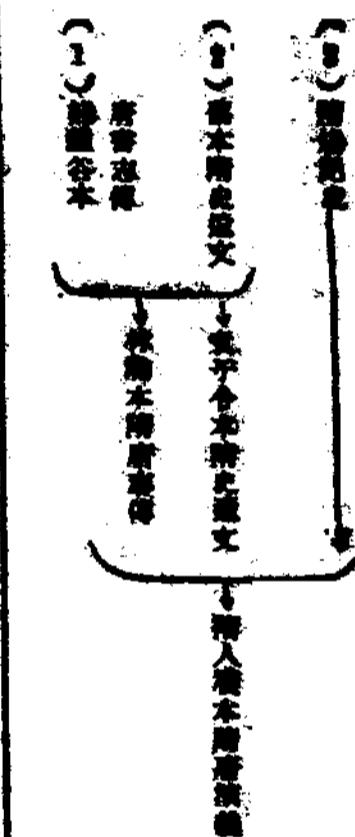
以上四種，依孫先生的考定，實在只是一部書，其內容文字都相同，大意是記唐朝開國的事，起於隋煬帝大業十三年，終於唐太宗貞觀十九年。這是隋唐演義的一個祖本。

- (5)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四（萬歷己未，金闕要籍山齋校）

這本子有假託楊慎的序，又有林鶴年的序。林序也是假託的，序中說他得羅貫中原本，重編為十二卷。此書裡假託於正德初的名人，孫先生考定為用鶴壁谷本作底本而擴充成書的：前面略加襲回隋朝故事，中間敍述瓦崗寨的英雄較為詳細，後面增補唐太宗以後的史事直到僖宗靖止。這也是隋唐演義的一個祖本。

- (6) 新編繪像批評隋唐遺文十二卷六十四（名山聚藏板，有崇禎癸酉袁子才序）

這書專記隋末瓦崗寨的英雄，用秦叔寶作中心。孫先生記載馬後



我們看這一部小說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孫先生的小說首錄學在小說史學上的絕大重要了。沒有這些古本小說的詳細記載，我們決無從了解一部小說的歷史。必須先知道了古今小說、三言、二拍的內容，然後可以知道今古奇觀所收的各篇都是從這幾部短篇小說叢書裏選出來的。必須先知道唐人種以前的隋唐故事叢書，然後可以了解這幾本隋唐演義的真正歷史地位。水滸、西游、三國、劍神、臘春、夷經傳、平妖

傳等書的歷史的考慮，必須重新
建在先生現在開始建立的小

鏡頭學的新基礎之上。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四日胡適

方言研究之最近的進展

——北京大學方言研究引論之三——

羅常培

最近國內學者研究現代方言的興趣，是由歌德歌集引起的。這裏我簡單地談一下。從民國七年二月北大研究所開幕以來，近五六年的工作，歌德收到的報告增加。後來因為歌德寫有許多俗語都是有音無字的，除了華北及特別是有俗語的廣東等省以外，要用漢字記錄俗語實在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調查長方音調查興趣之後，他便想到了用漢字記錄方音的方法。最初他用了歌德歌集（在天窗集上刊第三號）等。因為這內方言研究的進步，於是外國人一方面也改變了舊的方法，像卡志（Von Theodor Brodtling）的山東聲韻（Laut und Ton in Südschachnung），卓古諾夫（A. Dragunov）的滿洲與朝鮮的方言（Les Dialectes Sian et Sianxiang），比起從前所作的，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至於用近代的眼光，科學的方法去考察中國古代音的，像林語堂先生的西漢方言區域考（實錄第二、三期）及左傳真義與上古方言（詳錄四卷27、28期）兩篇會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這同先生並草擬了一項歌德音調查計劃，到了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北大研究所開幕的方言調查會上，他帶來的方言調查會報告說是對歌德的調查有幫助，並不是完全對歌德的複製，這聽來很難能叫實的。所以這報告的內容，大概是對歌德的調查實驗，並非對歌德的複製。

（一）徐天洪君來信

記者者，有湖南東莞恩陽廣州桂林貴陽中山樂島瀟州南寧三水韶州新會貴州白山文昌梧州桂平江口五華等二十二處。次年八月李方桂先生又在南洋調查了柳州海口文昌樂會禹寧崖縣六處方言的報告正在整理中。此外，研究一地方法者，有羅常培的廣門音系，周辨明的廣語的語譜及音韻變化，陶復民的閩音研究（史語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兼及非漢語的方言研究者，有趙元任的廣西蕃歌記音，西藏倉央嘉措情歌記音，李方桂的廣西凌雲集譜（史語研究所集刊第一號）等。因為這內方言研究的進步，於是外國人一方面也改變了舊的方法，像卡志（Von Theodor Brodtling）的山東聲韻（Laut und Ton in Südschachnung），卓古諾夫（A. Dragunov）的滿洲與朝鮮的方言（Les Dialectes Sian et Sianxiang）；比起從前所作的，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至於用近代的眼光，科學的方法去考察中國古代音的，像林語堂先生的西漢方言區域考（實錄第二、三期）及左傳真義與上古方言（詳錄四卷27、28期）兩篇會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這同先生並草擬了一項歌德音調查計劃，到了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北大研究所開幕的方言調查會上，他帶來的方言調查會報告說是對歌德的調查有幫助，並不是完全對歌德的複製，這聽來很難能叫實的。所以這報告的內容，大概是對歌德的調查實驗，並非對歌德的複製。

這是在近來不可多得的文章。他所以有這種貢獻，正是十餘年來方言研究演進的結果。若想把各觀念每個時期的方言系統都弄清楚了，尤其非澈底的弄明白現代的方言的系統不可。不過近十年來方言研究的進步，雖然可以同國際統一的進行並駕齊驅，可是已經調查過的方言區域還不及全國的三分之一。像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甘肅福建的大部分，江蘇北部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的全部，都是未經墾闢的荒田，正待我們去找來耕耘。當然調查方言的人是要經過相當訓練的，這種大規模的調查事業既然不是少數人所克完成，自然非有多數同志的應求就難以發展。我們所以要關心著現代方言研究這一科，無非想找幾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朋友罷了。

最後，我且拿歌德先生對於國語運動史的說法，講一個希望的請願：研究方言的興趣這端於民國七年，第一份系統的方言調查報告出版於民國十七年；如果民國二十七年能夠製成全國方言區域圖，編成全國的方言字典，那末，逢「七」之年，便是方言研究的紀念歲了。

國音中唇音的開合問題

（通信）

（一）徐天洪君來信

讀者先生：

現在我有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指教：

「曉」的齒齦要發「曉」，「曉」在注音的字，現在都

不讀「曉」；「風」，「峯」，「豐」，「封」，「崇」一類的字，還是讀「風」，不讀「曉」。在平水韻上看，「風」，「峯」，「封」，「崇」，「崩」（「崩」盟「朋」胡「文」）一類的字却在「庚」韻。我們暫且丟開歷史上的來源不說，用現在北平的土音來講韻，「風」和「東」「空」「宗」很叶，和「登」「庚」「爭」像離得遠一點。若是我们編一本韻讀，還是把它放在「庚」韻裏面呢，還是放在「曉」韻裏面呢。

所以，我覺得「曉」「風」「東」「空」「宗」很叶，和「登」「庚」「爭」像離得遠一點，與事實似乎不甚相合。又說江蘇的北部，山東的西部，河北，察哈爾，黑龍江，吉林等地的讀法都不能離開「曉」，事實上恐怕並還有待於切實的調查。

紙使在某種方言裏有這種事實存在，那只是方言中的歧異現象，也與國音中唇音不排「曉」的關係，不相牽涉的。

（二）本刊覆信

天洪先生：

「晉國天下莫強焉」的又一譯

常非

西邊又興武試老兒打一榮，去了我一國二百二，又一個四百八：

南邊夷荊湖廣蠻子打一榮，

他要我稱性爸爸：

真是羞殺！

俺今兒要憑一國報仇的方法，孟二哥你的高才就請說了吧！

編者按：上海廣益書局出版，民國編的「千家集」中曾錄此文，題目為「孟子新說」。